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李潢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鈞

校對官中書_臣陳木

謄錄監生_臣潘必貴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十一

唐許嵩撰

宋

高祖武皇帝

高祖武皇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小名寄奴彭城綏里人漢
楚元王交之後曾祖混始過江居丹徒京口里卒而葬焉
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子恭者善

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兩小龍附翼之樵漁山澤同侶亦或覩焉困於貧賤不修廉隅小節時人莫能識唯瑯琊王謚獨深敬重之帝嘗負刁遠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之遂被遠執謚密以已錢代償以此得釋嘗於下邳舍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方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既而忽失僧所在帝驚而異之晉隆安三年冬十一月妖賊孫恩寇會稽殺內史王凝之三吳亦應賊所在蜂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

討請帝為叅軍事自丹徒往盡平定郡縣四年春宰之還鎮丹徒以謝琰鎮山陰五月恩又入山陰琰戰死冬十一月宰之又東討帝衆嚴肅百姓賴之五年春孫恩又寇海鹽帝翼之而進築壘於海鹽故治與賊相拒城內兵少戎備不足帝選敢死士百人去介冑持短兵突賊兵賊棄甲走收其器仗皆以給兵士戰雖連勝終慮賊衆我寡乃一夜偃旗卧鼓若已宵遁旦使一童子開門賊問主將安在曰已走矣信之無備帝會將士出其不意大破之恩乃去攻扈瀆高祖追之海

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隊為前驅帝曰吳人不習戰
今賊方盛若前軍失利必喪我師翌日將戰帝夜設伏兵四
處皆立旗鳴鼓賊疑四面有兵一時走散嗣之追奔深入
為賊所敗帝且戰且退死傷略盡懼不免至初戰地令左
右解死人衣但示閒暇賊疑有伏兵以誘我乃不敢進帝
乃得徐歸夏六月恩浮海入江至京口銳卒十萬舟船千
餘自丹徒至於建業百姓荷擔而至時劉牢之尚在山陰
帝與四百人晨夜兼行與賊俱會京口恩率大衆登山帝

至逆擊破之投山獻赴水者不可勝數恩以棚棧自舉
僅得免猶恃其衆欲掩京師進及白石聞牢之還京口
遂退散歸秋八月以帝為建威將軍下邳太守冬十一
月又追破孫恩於扈瀆恩走臨海元興元年春荊州刺
史桓玄舉兵東下揚州刺史司馬元顯南討以劉牢之
為前鋒次溧洲帝以參軍從事屢諫牢之令擊玄牢之
不從使其子敬宣詣玄請和入京師玄既得志奪其兵
移會稽內史牢之竟自縊於新洲玄以從兄脩為撫軍

大將軍鎮京口帝為中軍叅軍太守如故孫恩投水死
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元興二年春正月立使帝討
孫恩餘黨帝大破盧循於東陽追之永嘉循逸於海六
月進帝彭城內史冬十二月桓立篡位司徒王謚為丹
陽尹卞範之為鎮軍將軍謝混為侍中遷天子於尋陽
明年春帝隨桓脩入朝立妻劉氏謂立曰昨見劉德興
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非人下者也宜早為其所立曰
方欲北清中原非劉裕莫足使若關隴平定徐思其宜

三年二月丁酉帝還丹徒潛謀匡復乙卯帝因遊獵會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劉毅毅弟藩檀韶韶弟祗孟昶昶弟懷玉劉道規諸葛長民同謀者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平旦城門開馳入稱有詔遂擒桓脩斬之以徇脩弟弘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叅軍孟昶為主簿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正啜粥稱有詔晉帝已復正斬桓立首訖遂斬弘收其衆濟江義軍將克京城初王元

德及扈興等亦預參義謀是日陰據石頭殺兄邁有寵於桓玄玄以為襄陽太守尚在建業帝使陳留人周安穆告之使為內應云天文已著而土木之工不息此而不乘宜復何待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鄉近見劉裕何所道邁將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乃誅元德等召羣臣廷論衛將軍揚州刺史桓謙請北拒玄曰不然北兵輕獩皆出萬死若我偏師失

利則更成其氣今不如屯兵覆舟山使其空行二百里地無所措手卒遇大衆莫不震懾我按甲堅陣勿與爭鋒彼請戰不得勢將自走此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謙固請不已乃遣其將吳甫之皇甫敷等相繼拒義軍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耀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告玄玄不以為意及聞義兵起方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

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推帝總徐州府事孟昶
為長史居守檀憑之為司馬劉穆之為府主簿帝率二
州之衆一千七百人進及竹里移檄京師三月戊午逆
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敗桓謙將於覆舟山玄出自
西掖門策馬石頭城輕舟南逸王謚率百辟推高祖領
揚州帝固讓以王謚為揚州刺史帝立留臺百官各奉
職王謚與衆共推帝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
并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鎮石頭劉毅冠軍

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國將軍瑯琊內史魏詠之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鎮歷陽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先率兵千人追躡桓玄

裴子野曰桓敬道有文武奇才志雪餘恥校動離亂之中掩天下而不血刃既而嘯命六合規謀凌取未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侈而莫已知王謚以民望鎮領王綏謝混以後進光輝諸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矣高祖是時殊

方一匹夫也無千百之衆糾合同盟雷擊三州曾未及旬蕩清京邑號令羣后長驅江漢推亡楚於已拔拯衰晉於已顛自羲軒已來用兵之速未始有也自非雄略蓋世天命至止焉能若此者乎於是民知攸暨而王迹興

刁逵為桓玄西中郎將鎮歷陽玄敗逵歸請罪初逵與高祖故數窘高祖王謚嘗救脫之既而族滅刁氏

裴子野曰刁逵玄之爪牙王謚楚之上相論逆則王重

定罪則達輕程遠以舊德錄萬機長民以宿憾夷七族
以為晉政偏頗甚矣且神龍伏於罟網漁者安知其靈
化霸王匿於人庶庸夫何以悟其英雄苟在不悟則驕
之者衆可勝怨乎是知宋高祖之非宏量也同盟多貳
宜乎哉

丁卯帝遷鎮南府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作晉主於太廟
命劉穆之斟酌憲章旬日而典禮畢舉既威令嚴簡又
躬自儉素貴賤莫敢犯者夏四月戊子帝推晉武陵王

遵為大將軍承制居東宮百司致敬大赦天下庚寅帝以孔靖為會稽太守帝東征盧循與季恭議欲往會稽收其兵討桓玄靖以千里之外難應急未若畿內動可集事帝然之玄至江陵復置羣官增法峻刑遣何澹之庾順助郭詮屯湓口壬辰以劉毅為西討都督統何無忌等四千人發京師庚戌大破澹之於桑落洲是月劉敬宣自鮮卑來歸五月桓歆據歷陽魏詠之破之追敗於芍陂歆走渡淮癸酉劉毅等追及桓玄戰於崢嶸洲

破之玄走己卯桓玄自江陵逃漢中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奉天子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佑之與費恬送弟喪州下有衆二百璩弟子修之時為玄校尉引入蜀至枚回洲益州督護馮邁斬玄於狎盤洲傳首京師玄從弟謙走羌中桓振逃於華容尋而振又襲陷江陵追謚玄為武悼皇帝送璽紱於天子稱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丙午劉毅何無忌追及桓振毅等敗績六月丁未退屯尋陽使弘愆請罪於是

免殺青州刺史無忌瑯琊太守

裴子野曰善乎宋高之能法也不先崢嶸之賞遽議靈
溪之罰使擾攘之時無苟免之志恩不及私黨法不屈
勲民使知攸憲示之以整不亦可乎故能使功著而費
不煩威伸而將不拔終靖四方用此道也

十一月桓振遣馮該守夏口桓仙客守偃月壘孟山圖
守魯山連艦夾江以待劉毅十二月壬戌毅攻魯城進
克巴陵是冬盧循盜據廣州以其將徐道覆守始興郡

義熙元年正月己丑毅次於馬頭桓振挾天子出營江
津癸巳衆軍進次中夏大破桓謙等振走涓川謙逃長
安天子反正戊戌劉毅言於天子令大赦天下可改元
是為義熙元年二月甲子天子發自江陵何無忌翊衛
劉毅停夏口是月益州民譙縱殺刺史毛璩於成都三
月桓振又襲荊州襄陽太守劉懷肅討之大破振於沙
橋臨陣斬振振勇冠三軍每一合戰瞋目橫矛衆不敢
逼時醉中流矢乃擒之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詔進

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帝固讓抗
表辭歸藩是月旋鎮京口夏六月宥桓胤於新安胤祖
沖有功於晉故也秋九月戊戌以征北將軍魏詠之為
荊州刺史昔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詠之為其客不出
十年踐其位談者偉之十月以劉藩為輔國將軍青州
刺史鎮廣陵義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鎮丹徒秋
七月加孟昶吏部尚書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毛循
之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上書諫於帝曰自義

旗之建所征必克可謂天人交助和順之徵也今大難
既夷君臣俱泰此誠漸無事宜大寧治民然蜀賊宜平
六合宜一非不然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流天險動經時歲來往
艱阻雨雪連降驅三州三吳之人而投三巴三蜀之土
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且沂萬里所在無儲若連兵
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今言可征者皆
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以一介之匹夫而能致今日

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應募之人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言治國先理其內而治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帝不從明年敬宣至黃武果無功而還中流接得毛璩喪及其家口歸之冬十二月戊子司徒王謚薨孟昶使尚書右丞皮况言於帝以謝混為揚州刺史劉穆之說帝曰古有挾天子而令諸侯今其時也如公勲德豈可為守藩將

者乎劉孟諸人與公俱起布衣以取富貴位有先後一時相推非有屈體心服宿昔定分也揚州治本豈可假人大事草創用王謚為神州王綏為分陝以安當時之心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於此哉一失權柄雖悔無及今必云在我措辭亦難宜報昶云須入朝量之大旨可見帝納焉四年春正月詔高祖入輔申前命且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解兗州以劉藩為刺史四月丙寅進孟昶為尚書左僕射五年春正月乙未夫人臧氏薨二月

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孟昶曰師往必克公其行四月己巳帝抗表北伐舟師發自京師從淮入泗次於下邳捨舟步進燕將公孫五樓說慕容超曰吳兵輕銳難與爭鋒請斷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野芟夷穀麥中策也據城待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峴我出鐵騎躡之成擒耳何遽清野自取蹙弱初謀是役諫者曰賊若不出嚴守大峴不則堅壁廣固守而不出軍無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畧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

其穀謂我孤軍將不能久必將引我且出輕戰師一入
峴吾何患焉及師踰峴虜軍未出帝喜曰天贊我也衆
曰未見克敵公何悅焉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餘糧栖畝無遺乏之憂虜墮吾計勝可必矣六月燕主
令賀賴盧等據臨朐去城四十里先據巨蔑水超曰晉
軍得水即難敗也高祖遣先鋒孟符龍爭先據之大軍
有車四千兩分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稍輕
騎為游軍軍令嚴肅相戒以整未及臨朐賊至遂大戰

超自往臨胸留寡弱居守悉令士卒前拒官軍大戰日向昃戰猶酣帝命叅軍檀韶胡蕃等曰虜之精兵悉於是矣必留寡弱居守子以潛軍而翕其後往必克城多易旗幟此乃韓信所以克趙也且吾云兵由海道往必聲之韶等鼓行而登曰海軍至超棄城走軍聞城陷陣恐而動帝親鼓擊之臨陣斬大將段暉獲超豹尾玉璽等歸於京師超等奔廣固衆軍逼之克其大城超嬰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撫納降

附隨才任使華夷嚮悅牛酒日至秋七月加帝北青冀
二州刺史或薦北海王鎮惡召入與語悅因留宿旦日
辟為青州從事初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綱歸
太山守申宣獲之送帝帝知綱有巧思令造攻具超黨
初未知乘城曰汝非張綱無能為也及知綱為軍所獲
超大懼求割大峴獻馬千疋稱藩以和帝不許姚興既
不能救使使來言曰今率步騎十萬屯於洛陽晉人若
不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為我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

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也叅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正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來救不有先聲今逆詐言是自彊也晉師不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九月進帝太尉十月張綱治攻具成飛樓懸梯大幔板屋冠以牛皮火石不能為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時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益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至每晉使將

到輒復如之去者數十來者數千虜謂我師方益愈恐
六年春二月夜有鳥如蒼鵠飛入帝帳坐者咸愕胡蕃
獨賀曰蒼者羌也鵠者我也虜將歸我之徵也既旦悉
衆攻城城陷慕容超踰堞走追騎獲焉送京師斬於建
康市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說盧循令襲京師
是月盧循舉兵過嶺寇諸郡何無忌起尋陽之師南救
諸鎮鎮南將軍殷閻進說無忌曰盧循有大志所經必
不傷人其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

易輕也將軍且留屯豫章徵兵城守分軍石頭彼若圍
城攻守者百倍於我而又畏吾躡其背比爾相持已數
十日荆豫兵可以大至而合戰亦未晚也若以此軍輕
進獨剋殆難濟乎無忌不聽戰敗握節而死之贈侍中
司空謚忠肅公帝發自廣固將鎮下邳以經營司雍盧
循寇逼朝廷徵還次山陽聞無忌敗卷甲兼行與數十
人造江上問行人知賊未到喜濟於京口夏四月癸未
至京師解嚴息甲劉毅表南征帝止之毅不從果敗於

桑落洲衆皆沒毅登岸走免盧循聞帝之歸欲以重兵守尋陽西取荊雍道覆請乘勝遂下賊衆十餘萬舳艫且千里樓船百餘隻敗軍歸尤言其盛丙辰尚書僕射孟昶以賊內逼曰臣之罪也是夜飲藥自殺

裴子野曰諸葛北伐先求南征非有料於勝敗大懼已威之不立古人度德而居相時而動故能舉無悔吝定霸取威若毅為之不量力也競則已甚何以能振夫左道佐民幻術誑誕足以動衆不足以濟功何哉國之將

亡必隆妖孽不有悖主則有亂臣若天欲蕩震斯疾使
之不殄盡亂極凶然後王者興焉故其始也若夜火之
集飛蟲雖死不悔及其末也如朝陽之照積雪一旦消
除故有彊若盧循猛如徐道覆基於邪蠱何以從彥遠
之議遷都為不知矣從之以死婦人哉昔有懼弱而自
沉昶之徒也

丙寅劉毅歸自桑落洲者十三人詔還節鉞降為後將
軍戊午帝移屯石頭城乙丑賊大至帝籌之曰賊若新

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六月進帝太尉
中書監加授黃鉞餘如故辭秋七月諸軍大破盧循循
自蔡洲退奔尋陽遣王仲德追之帝歸東府治水軍使
建威將軍孫處率衆三千自海路襲番禺戒之曰我十
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使奔散之
日無所歸初盧循既下使荀林寇江陵桓謙譙道福率
蜀兵為應謙及枝江荆人皆謙舊也並懷二心刺史劉
道規會衆夜開城門衆莫有去者冬十月高祖率劉蕃

檀韶等舟師南伐盧循留別將范崇戍南陵王仲德破之十一月孫處至番禺攻陷其城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朔大軍次大雷築壘循揚聲不攻雷池中流而進帝分步騎登西岸率水軍與戰叅軍庾樂生乘艦在後斬以厲衆士卒乃爭破賊賊泊西岸步騎飛炬焚其舟水軍乘流逼之賊退走豫柵左里甲申大軍至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士

卒皆降盧循單舸走徐道覆留始興帝自左里旋師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於行所七年春正月己未振旅而歸京師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三月循走番禺既無所止乃走愛州徐道覆自始興配其妻子而後自殺歎曰我不信英雄主為盧公所誤夏五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於龍編及父子函七首於京師梟於大航八年四月以劉毅為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毅改易官守請丹陽尹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將

有異志稱疾甚表請劉藩省疾高祖知之自收其黨謝
混獄死而表西伐藩妻毅之姨也帝將圖毅而收之以
諸葛長民為豫州刺史留監府事劉穆之居東府長史
貽書劉敬宣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世路剋清異
端將盡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懼以牋示帝盤龍劉
毅也元興中敬宣曾言盤龍自伐一旦遭遇必凌上取
禍故長民見伐毅以敬宣言感動宣欲與謀高祖乃引
為喻也故敬宣以示帝甲申大軍次南州以參軍王鎮

惡為前鋒冬十月鎮惡及豫章口拒江陵二十里捨舟
步進誠守船者江津遇衛軍朱顯之乃戰船人嚴鼓大
發大破城內其夜毅自北門走出自縊死十一月乙卯
大軍至江陵下書勞百姓曰夫弘獎拯民必存閔恕捨
網循綱去煩易理九年春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
刺史帥寧朔將臧燾及下邳太守劉鍾等眾二萬自江
陵伐蜀初謀元帥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違眾拔之
授麾下之半臧燾夫人弟也位在其上亦隸焉誠石曰

劉敬宣往至黃武無功而退今者師出應道青衣賊判由其不意復從內水如是涪城之戍必有重兵若道黃武正墮其計令軍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黃武此制敵之策也書函署曰到白帝發之諸將雖行未知所趨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為亂又常謂人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之後身履危機今日欲為丹陽布衣不可得也及帝西歸甚

慮之輔國將軍王誕求先下帝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無慮乃可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帝乃至期剋日奄至東府而誅長民兄弟等是時民多遠本僞雜者衆帝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在昔盛世民無逸業故有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强兼并於是為弊然九服不擾所託咸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

以三輔為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無思本之心經畧之圖日不暇給是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大司馬桓溫以民為政本傷治為深故庚戌土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民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離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負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為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愛敬所

託今所居累世墳隴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
舉庚戌土斷之科庶于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
仁義鼓之以威風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
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於是依界土斷從之上又
令豪彊不得因其湖澤稅民為利是月朱齡石次白帝
乃發書書言衆軍悉由外出臧燾自中水取廣漢使羸
弱乘高艦十餘造廣武譙縱果遣道福董兵守涪城六
月癸未朱齡石次平模距成都二百里譙縱遣大將侯

暉僕射譙詵等至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
朱齡石謂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只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謂何如鍾曰不然前揚
聲言衆軍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出其不意侯暉
之徒已破膽矣暉之阻兵非堅壘也因其懼而攻之其
勢必克克平模則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必矣若緩兵
相持虛實將見涪兵復來難為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
所資二萬人同為蜀子虜耳石從之攻皆克斬侯暉進

次成都秋七月戊辰譙縱將家出奔其尚書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壬申朱齡石入成都縱之走也如其墓乃自縊死齡石戮其屍傳首京師十年夏五月乙酉夜河間王司馬國璠帥百餘人踰廣陵城登廳事太守檀社驚出箭及其股社語士衆曰賊以暗來非多也行五鼓必散矣賊聞鼓果遽而走於是悉降社是歲城東府築府舍十一年春正月盜殺左將軍北青州刺史劉敬宣初敬宣夜飲之夕有芒屨長三尺墮其食盤須臾難作

初謝混負地矜才罕所容好雖劉穆之不能下也遇敬
宣而盡歡或以譏混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
非之耶平西錄事韓延之司馬休之故吏也帝招以位
延之報書曰司馬公體國忠貞款誠待物今得罪宰相
加之以討能無辭乎席上無款懷之士閭外無自信諸
侯良可恥也伐人之君陷人以利五尺童子孰不知君
之心請以臧洪游於地下耳帝省書顧左右曰事人當
如此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懼不容於時嘗為

識曰魚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乃引焉是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為名庚午大赦帝白衣西討三月軍次江津司馬休之阻岸置陣帝欲自登謝晦抱止帝帝抽劍擬晦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曹洪所以濟魏武也乃止疾召胡藩入未至將斬以勵衆藩謂使者曰正欲擊賊不得奉命因以刀頭穿岸傍劣容脚指乃騰而上岸衆從之大破賊五月雍州刺史趙倫之破魯軌於石城休之來援

不戰而走

裴子野曰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動非其時也天方厭晉罔敢知吉已雖欲得無乃違天乎五運無不亡之國殷為廢姓朝賢若三仁且猶顛沛而况豪俠哉昔中原殄寇道盡於時四海爭走豈徒繫晉得實存乎大義故能遂荒南土其興也勃然至義熙不異於是矣而宋家支離未忘前事波逆越逸禍將日尋豈戡黎之伐祖伊將咎周之徒孔熾興廢何其歟歟

進帝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
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論平蜀功
以朱齡石為豐城公秋八月甲子以中書侍郎劉穆之
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書十二年春正月以帝領充
州刺史加平北將軍增都督南秦二十二州諸軍事三
月偽秦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乃言於
天子戒嚴北伐夏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鐘癸巳詔帝
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為四十人秋八月

乙巳大軍進發奉帝弟瑯琊王德文以行劉義符為中
軍將軍監留府事鎮石頭以劉穆之為領監軍中軍二
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光祿大夫孔季恭先告老
居家室於是願從以為軍謀祭酒寧州刺史獻帝琥珀
枕命搗碎付征士療金瘡九月軍次彭城以冠軍檀道
濟龍驤王鎮惡及龍驤王敬為前驅造許洛寧朔劉遵
考中兵沈田子舟師通石門寧朔朱超石寧朔參軍胡
藩趨半城龍驤朱才寧遠竺秀寧遠嚴綱開鉅野皆受

督於王仲德北方屯戍緣道降伏十月衆軍會洛陽圍
金墉姚洸請降執歸京師洛陽平命脩五陵置守衛十
一月癸巳天子使冊帝曰朕以寡昧仰鑽洪基賊臣乘
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於九江宗祀絕饗人臣無位
提挈羣兇寄命江浦則我祖宗之業奄墮於地七百之
祚剪焉傾覆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
振厥弛維再造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
實攸倚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

天氓夏拔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寮俛首四方莫恤公精
貫日月氣凌雲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克復王室奉歆
神祇此公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羣后順流長鶩
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彩舊
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
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啟道德明刑四海有截此
又公之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虎視沂岱
介恃遐阻屢為邊毒公蒐乘秣馬負入遠疆衝櫓四臨

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千里申威隴漢此
又公之功也盧循妖兇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
旌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從卜之
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於色毅然內湛視
險如夷妙畧竒軍淵謀不世狡寇窮窘喪旗遁跡俾我
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渙負豐西夏凌
上罔主肆志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禦軌以刑消
之不日大軍電掃神兵風拂罪人斯得荆衡晏清此又

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指日邁至番禺之功涉血萬頃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兇遠迸傳首萬里南海肅清荒服來洎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恃亂寇竊一隅王化沮闕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陵波憑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鎖梁岷草偃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威五都傾蕩園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眚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雍

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偽牧逆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宙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竒謀冠古電擊強妖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洽於歲計扶危靖亂道固於苞桑辨方正位納之軌道獨削煩苛較茲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子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

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王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
荒徐宅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
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賢勲高振古而殊典未飾
朕甚怛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郡之蘭陵下
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國之泰山十郡封公
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昔晉
鄭啟藩入作卿士周召保傳出總二南內外之任公實
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

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綬使持節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大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為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綱紀禮度萬國是式乘介蹈方罔有逸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稼

采繁實殿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
問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蕙揚休烈華夷企踵遠
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
臯辭野髦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
下以義式遏寇讐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
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
公鈇鉞各一公龍馭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

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溫恭孝
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四方是用錫公鉅鬯一卣
圭瓚副焉宋國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服徃命
茂對天休簡卹庶邦敬敷顯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加
宋公遠遊冠相國綠綬位在諸侯之上十三年春正月
追贈帝祖靖太常父翹特進左光祿大夫綬綬軍次陳
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存典禮微管之
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

為帝師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藻行潦以時致薦以
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王鎮惡軍次潼關檀道濟
逼蒲坂羌并州刺史尹昭據險道濟攻之未能下沈田
子謂濟曰蒲城堅卒未可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
惡孤軍無依勢危力少潼關天險必爭之地若姚紹據
之則難圖也不如棄蒲坂并力潼關潼關若捷尹昭不
攻自服矣濟從之二月甲戌沈田子檀道濟王敬等大
破姚紹於潼關紹之長史姚伯子屯九原將憑河津以

絕糧道道濟爭赴之斬伯子虜其卒或謂濟曰宜梟之以築京觀濟曰不可師入敵境於我觀義懼之以威力則人自為守且固及伐其人何罪食而遣之於是周秦保壁襁負而至朱齡石率丁許等為却月陣大破拓拔圭等數軍於河北五月戊午帝次洛陽七月癸未步軍入關八月衆軍破姚泓於青泥走灞上辛丑大軍次關頭丁未王鎮惡舟師沂河入渭食畢登岸斥舟擗衆大破姚平等橫門王敬自平朔門入泓與數百騎奔石橋

明日將妻子詣壘門降泓子年上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不如早自引泓不答其子登橋自投而死於是君臣面縛以詣壘門王鎮惡執泓屬諸吏長安六萬餘戶宮殿壯麗財寶盈積王師號令嚴整士民悅服相附日滋九月甲子大軍次灊上王鎮惡道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拜曰明公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笑曰卿欲效馮異耶是日帝入長安收其彝器渾天儀玉圭指南車記里鼓秦漢大鐘魏銅蟠螭等獻於天子其餘

珍寶頒賜將帥拜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執姚泓
歸詣京師斬於建康市遷姚宗於江東天子使使勞師
於咸陽冬十月進帝爵為王增國十郡帝讓不受以桂
陽公義真行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京兆以王循為長
史王鎮惡為司馬留兵萬人以傅弘之領之將班師長
安父老謂帝曰殘民不見王師百年於茲矣始覩衣冠
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壟千門萬戶是公家府
殿舍此欲安歸乎帝為之憫然鎮惡五月五日生故名

鎮惡嘗客於澠池澠池人李方厚遇之後入關拔方為
澠池令初謂方曰吾忽值英雄主取萬戶封侯當厚報
卿十一月丁亥尚書左僕射丹陽尹中軍西華子劉穆
之卒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左司馬徐羨之領丹
陽尹帝聞穆之卒哭之慟上疏於天子曰臣聞崇賢旌
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
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臣穆之忠規遠
畫潛慮密謀造膝說辭莫見其際於是重贈侍中司徒

南昌侯封一千五百戶謚文宣公穆之既貴食必方丈
嘗白帝曰穆之本貧賤贍生多闕比來所資殊為豐泰
自此之外無一毫負公帝亦推心委賴如左右手爾穆
之外所知聞無不畢白雖同閭里戲謔道途細事皆具
聞帝多識情偽穆之之由也及居東府副上相帝任內
則穆之外則謝晦然二人素不相叶及穆之卒謝晦喜
形於色自是朝廷大政皆諮受帝小事則決之於徐羨
之十二月旋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河以歸十四年正月

師次彭城解嚴息甲後沈田子自與王鎮惡爭功且王
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比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
首於時論者深憚焉故田子因衆懼襲殺鎮惡於傅弘
之壘弘之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脩被甲俄而田子言
鎮惡反脩乃執田子專戮斬之自是胡馬憑凌咸陽危
矣二月嵩山獲玉璧三十二黃金一餅漢中成故縣水
崖崩獲鐘十二枚鞏縣民宗曜獲嘉禾九穗同穎獻諸
天子詔歸於帝帝固辭以中軍將軍劉義符為荊州刺

史中軍議郎張節諫曰儲貳至重四海所繫古來冢子在外
未有為國福者乃止夏六月庚寅始詔受相國九錫之命引
晉使陳備物於庭帝顧僚佐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
衆人做衽將軍王弘率爾而言曰此之謂神物求闕

十二月戊寅天子崩瑯琊王德文即位改號元熙元年
春正月甲子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爵為王以徐州
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
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以增宋國庚申葬安

帝於休平陵秋八月丁巳遷都壽陽始受王爵赦國內
五歲刑以傅亮為中書令九月帝解揚州牧冬十月以
義真為揚州刺史十二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簾宮懸進王太妃為太后王妃為
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二年
正月帝表讓殊禮是月竟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
十餘枚帝獻之天子讓不受歸諸瑞物藏於相府二年

夏四月又徵入輔五月己亥發自壽陽六月壬辰舟輿
泊於石頭津渚恭帝詔曰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
陶鈞三極統天成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
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其來尚矣晉道凌遲仍屬多
故安皇播越宗嗣墜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於地顧瞻
區宇剪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出一匡類
運再造區夏固已興亡繼絕舟航淪溺矣故四靈効瑞川
岳啟圖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

著於幽顯瞻焉爰止爰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
謝而已哉昔漢德既衰魏祖繼其緒黃運不競三后肆
其勤故天之歷數定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
廢興為日已久念四代之高蹤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
位別宮敬禪於宋草詔既成請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
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二十載今
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
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

不以上聖君四海以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
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在昔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
祿既終唐虞不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得全其謙
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彞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
茲昔我宗祖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
商兆禍非惟一世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
日月道合四時豈伊博施於民濟茲黔庶固已化洽四
海道備八荒圖緯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

朝庶民誦於野億兆忭蹈傾佇維新自非百姓樂推天
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應皇靈俯順羣議
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
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
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命是日使持節兼太保散騎
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範奉皇帝璽紱
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讓晉帝已遜
於瑯琊王第百辟拜辭秘書監徐廣獨流涕歔歔謝晦

止之廣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
不同時抗表陳讓表不獲通羣臣上疏勸進不許太史
令駱達奏曰自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
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民更主異姓興焉義熙七年五
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十三年鎮星
入太微有立王徙主之兆元熙元年冬有黑龍四登於
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
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

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後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於是羣公卿士固請乃從之初漢光武立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末年舊根復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駕於南郊壇柴燎祭於上帝禮畢嚴駕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永初元年封晉帝為零陵王食邑一郡載天子旌旗乘
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皆用晉典上書不
言表答表不稱詔宮於秣陵封道憐及義慶等五王

二年以義真為司徒以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聽訟華
林園禁淫祀九月晉零陵王殂車駕率百寮臨於朝堂
三日葬以晉禮以涼州帥大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
涼州刺史尚書令司空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僕射上不
豫以道憐徐羨之傅亮檀道濟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

上不許以義真為侍中豫州刺史上瘳封仇池公楊盛
為武都王

三年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誠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
無遠志非如兄韶有禦難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
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大臣中亦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後
起若有少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癸亥上崩

於西殿時年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

在縣東北

二十里周回三十步高一丈四尺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
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
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殷仲文言之帝曰日不暇給且
所不鮮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
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
征或曰療金瘡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
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之即時遣出財帛皆
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諫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

塗釘上不許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常獻入筒布一端
上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所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帝素有
熱疾並病金瘡末年尤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
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乎即令毀
之制諸主出適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性尤簡易嘗
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數十人
時徐羨之任西州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
追之已出西明門外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

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
後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
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慙色有近侍進曰大舜
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睹列聖之遺物何以
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
壞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
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稱上儉素之德
武帝不答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

克成大業盛矣哉

廢帝榮陽王

廢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晉元熙元年進為宋王太子武帝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以永初四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為景平元年文武各賜位二等乙巳敵將達奚印

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於城內掘地深七尺旁穿二道出城外又分為大道出賊後募敢死士數百人隨叅軍范通基出自圍外鼓噪斬敵敵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燔其攻具敵雖暫退衆還復合拓跋圭又遣平安公涉歸寇青州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謂尚書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執政徐羨之云黃門以下專以委蔡以上衆干也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就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遺令曰先皇棄世

五十載古不封樹漢亦異陵今將外營別壙亦無不可
墓興寧陵沮渠蒙遜吐谷渾阿豺遣使貢獻庚辰爵蒙
遜為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封澆河公辛未富陽
人孫法光宗親反自號冠軍大將軍寇山陰山陰令陸
劭拒之戰柯亭賊敗走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將軍襲
許昌殺西潁川太守庾龍乙丑虜騎掠高平初虜自河
北次臨朐虜焚攻具去青州孫琳為御史中丞以事忤
徐羨之羨之遣琳弟璩自釋琳曰我觸忤宰相罪止一

身差不及爾無忙懼遂劾免美之雖不獲命朝廷憚之
己未虎牢城陷虜執司州刺史毛德祖歸初虎牢圍急
城內無水士馬皆渴皮膚黑爆人皆患瘡至死無血城
潰左右扶德祖使逃德祖曰義不使城亡而身存與衆
俱執七月癸酉尊帝所生張夫人曰皇太后宮曰永樂
丁丑以旱故詔赦五歲刑已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
孛於氐指尾貫攝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掃天倉而
後臧帝既即位多不率禮范泰上封事深言其不道及

多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臣蒙
先朝厚遇思竭狂瞽陛下若能留心覽察則臣無恨九
泉輔國將軍交州刺史龍編侯杜惠之卒贈左將軍惠
之為刺史也布衣疏食治國如家歲荒民飢以私祿賦
給城門夜不閉道不拾遺海表大治十二月丙寅省寧
州之江陽犍為安上三郡合為宋昌郡是歲魏主拓跋嗣
死子燾代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徐羨之傅亮謝晦奏曰

先朝不豫已至大漸車騎將軍義真酌酒日夜不輟兼
惡言訕主謗朝并輒匿甲卒請遵武陵王故事廢為庶
人流於新安郡前吉陽令魏郡張約之上疏諫曰臣雖
草芥備充黔首少不自量高殉義之風伏惟高祖武皇
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躍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地
基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攸長而
聖躬不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義真天姿夙
茂素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掩瑕宥過訓以義方伏思

大宋之興雖叶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豐宜廣藩
屏使兄弟盛比姬氏伏願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
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開曲宥謹冒死詣
闕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執政徙約
之梁州道追殺之初高祖既締構而副貳未育帝始義
熙二年生於京口及封王恣其志慾膂力絕人解音律
善騎射於是羣小左右多進異端義真好文愛士而性
又浮躁謝晦嘗言於高祖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

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高祖曰廬陵何如晦曰
臣請視之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遂言德
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及羨之等專政王愈
不悅與前太子左衛率謝靈運散騎常侍顏延之昵狎
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
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情性所得未能忘言於悟
賞故與之遊耳及廢立謀定故先黜義真乙未以皇弟
義恭為冠軍將軍南徐刺史丁未大風天有五色雲占

曰天錦有兵高麗國使貢獻發使誅皇弟義真於新安
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充州刺史檀道濟來朝執政
諷之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業
不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副屬當大位窮荒極悖一至於
此大行在殯幸災肆於悖辭嘉容表於在戚至三召樂
府鳩集伶官倡優管絃靡不備發珍羞甘膳有加平日
採擇媵妾產子就宮覲然無怍醜聲四遠臣子痛心及
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手推梓宮撫

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媠狎羣下慢戲興造萬計
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酷幽囚日增居
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親執
鞭朴歐擊無辜穿池築觀朝成暮毀徵發工匠疲極兆
民遠邇嘆嗟人怨神怒社稷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君臨
萬邦可廢為滎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鎮西將
軍宜都王仁明尤篤孝弟自幼及長德業冲粹識心明
允宜纂承皇統光臨億兆王者詳行舊典以時奉迎未

亡人嬰此百罹雖存若隕永悼往事撫心崩塞徐傳等
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許弘等來朝謝晦移家
出鎮軍府將治府舍而實伏甲士出於外屋以謀告中
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等為內應夜邀道濟謝晦領兵居
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
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開瀆
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天
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人於帝側

帝傷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紱羣臣拜送辭於東宮遂幽於吳郡是日赦死罪已下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傅亮率臺迎宜都王於江陵徐羨之使邢安泰殺滎陽王於金昌亭王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闕踣之致殞乃加刑時年十九南郡太守江夷臨哭盡哀裴子野曰昔漢武為衛武太子置博望園延異能之士而長安闕下竟有流血之釁高祖寵樹滎陽恣其嗜欲羣小競進亦有金昌之禍苟不納於義方必異世而同

失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其衣服飲食則保節其身三師並輔其志進退俯仰如值繩準驕奢淫佚無自入矣故以儀刑四海君臨萬國奕世休嘉不隕令問宋失教誨則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傅二職者皆臺隸也制其行止授其禮法則藻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無近於今古謹勅者既訓之以晉陋愚戇者又誘之以凶慝興置太子太傅而無師保其他職掌率由

舊章諸王無相置師一人多耆大夫領之王臨州則長
史行宣通教令又師傅之流甚有專恣獨擅威權由是
而言君子勿用老成碩德多見嚴踈是以本枝雖茂而
端莖實寡嗣君幼主淫縱奸回雖性由于天賦然習則
生常其來遠矣夫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過
工匠者何本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
昵比之為力宋以此終焉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先是有龍見西方中天騰上上蔭五色彩雲太史奏西

方有天子氣秋七月丙寅法駕自江陵至行宮傅亮率百官奉璽紼詣臺門上疏伏惟陛下君臨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邦家風猷宣於藩牧宗廟神靈乃眷西顧臣奉荷朝列再覩太平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閤門拜表以聞王答書使召見傅亮哭甚哀既而問二王薨故悲感嗚咽左右掩泣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答既出布腹心於鎮西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劉彥之於時權臣用命人懷疑懼議者謂有異圖王

華進說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王敦之心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見容陛下寬恩仁慈衆所知也是以越次奉迎冀以見聽悠悠之論必不然矣羨之亮晦王弘道濟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就懷不允勢必不爾殿下但是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耳王曰君復為吾宋昌也留王華以守甲寅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負王舟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

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也吾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舟
輿入於京師丁酉謁初寧陵進入中堂百辟奉璽紱勸
進至三乃許之

建康實錄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十二

唐許嵩撰

宋

太祖文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

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乃遣上
訊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上
陰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以為帝
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
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承皇統立行臺於江
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請題榜
諸門一依宮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
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弑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

懼唯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明朝
臣並無異志因曰諸公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內
外充滿今兵力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
王華知州府留後事令劉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
龍負上所乘之舟左右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
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羣臣迎拜於新亭
先謁初寧陵次入中堂百官奉璽紱冲讓未受勸請數
四乃從之景平二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於太極殿

詔曰朕聞凶在疚遭家不造崇基景業將墜於地永樂
太后深鑒安危股肱忠臣協謀同力用集大命於予一
人兢兢憂懼罔識攸處思與萬國享茲惟新其大赦天
下改元為元嘉

元嘉元年文武各進位二等逋租宿調一切放免戊戌
追復廬陵王國庚子詔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武陵
公謝晦為荊州刺史京師精田多割賜之將行色自矜
過辭叔父澹澹問以年晦曰三十有五澹曰昔荀中郎

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方之老矣晦有慙色癸亥以徐
羨之為侍中司徒南平公王宏司空建安公檀道濟征
北將軍武陵公傅亮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始興公食邑各四千戶甲辰封皇第五弟義恭為
江夏王第六弟義宣為竟陵王第七弟義季為衡陽王
各食邑五千戶丙午徐羨之遜位不許九月辛酉給彭
城王義康謝晦檀道濟鼓吹各一部丙寅追尊所生胡
婕妤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丙子立皇后袁氏冬十一

月己丑以王華為侍中壬戌追贈后父袁湛為侍中左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大旱置竹林寺

案原註
寺記元

嘉元年外國僧毗舍闍造又置下定林寺東
去縣城一十五里僧監造在蔣山陵里也

二年春正月丁酉朔范泰上疏曰元正改律品物惟始

頃旱魃為虐元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

遠汲貧寡疲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臣年過七十

尋春秋之意察洪範之言王澤不流於四方伏願推忠

恕之仁矜不逮之獄遊心民瘼措意幽冥如此則苞桑

可係危幾無兆而災害自消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天高聽卑吉凶在人循末俗者難為風改正音者易為雅書奏乃棄官如東陽丙寅徐羨之傅亮上疏歸政言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耀遠近傾屬帝不許書三上帝又辭羨亮重請曰伏願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慈以增徽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斯帝乃許之於是徐羨之避位歸第侍中程道惠等勸奉詔攝職羨之舊與高祖深相結無他

學術而局力堅正沉密少言憂喜不形於色及居宰輔
雅允朝望

裴子野曰昔王鳳待罪杜欽說而起之終於漢室中興
王氏覆族王韶之說徐公竟速三家之禍人之多言鮮
有不敗甚哉夫君子之為人謀也外審治亂內定枉直
主於忠信加以篤誠故其詞寡而利溥道大而義明患
難靜於一朝風流振乎百世豈惟喋喋矜耳悅色而已
哉以詔之交諛於亂惜矣

辛未拜郊大赦天下二月乙巳策秀才于中堂庚子徵戴顓為國子博士不就顓父達高尚不仕顓兄勃又隱桐廬山嘗久病顓慨然曰本謂隨兄得閒非有心語默至於窮困顓之罪也請行干祿之事以為藥石之資可乎求為海虞令事未行而勃卒顓亦止衡陽王義季鎮京口常與顓會竹林寺野服鼓琴談宴終日帝聞其好樂贈正聲一部昔韋玄隱於關中高祖初平姚秦名之不起及赫連勃勃陷關中召玄父華為太常徵玄為太子中庶子玄出就

職勃勃怒曰昔劉公辟之而不至吾名玄而玄來豈謂吾
曾不識出處遂殺之丁亥加左衛將軍殷景仁為侍中時
同居門下者王華王曇首劉湛殷景仁皆以為風力楨幹
一時冠冕內侍之美近世莫及是春有江鷗百許頭集太
極殿堦六月丙午吳郡大風山水湧出五丈殺居人秋
八月甲申以三輔流人出漢中者置扶風馮翊二郡冬
十月乙卯中散大夫徐廣卒廣世篤學為時儒所宗年
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俗世禮法皆取決焉十二月

戊申蔡廓卒贈太常初穆之當朝士畢集惟謝混郝僧
施謝方明蔡廓等數人不至穆之為憾謝混等既誅蔡
廓方明始就穆之並稱於高祖曰得才也廓嘗罷其小
子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罷似不可入非類
之室不共小人之遊故以興宗為名興宗為之字也置

清園寺東北去縣二里

案原塔寺記駙馬王景琛為母
范氏宋元嘉二年以王坦之祠

堂地與比丘尼業首為精舍十五年潘淑儀施西營地
以足之起殿又有七佛殿二間泥素精絕後代希有及
者置嚴林寺西北去縣四十五
里元嘉二年僧招賢二法師造

三年春正月丙寅詔罪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三人以廢立殺戮事曰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播發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專求忌賢畏逼構造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貶矯誣先旨致滋禍害寄以國命而剪若仇譬旬月之間再肆兇毒痛感二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命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命司寇肅明刑典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親御六師為其防遏氛霧既祛庶幾治道思與億兆勵精圖

理大赦天下帝去秋便命脩舟艦以備北征傅亮書與謝晦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所懼者多謝晦不悟帝召檀道濟使西討王華以為不可帝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遣召羨之亮等入省亮將至謝晦弟矚為給事黃門侍郎直門下使人送亮書曰殿中有異處分亮辭嫂疾暫還遣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南郭步走新林縊於陶竈舁屍付獄亮至兄廸墓拜辭告罪追擒廷尉上亦使以詔謂曰

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羨之子喬晦子百世休
並賜死囚謝朓于東宮流亮妻子於建安郡初亮父瑗
與郝超善常見二子焉亮年五歲超使人解衣持去曾
無吝色超曰季乃才流位望逾遠於兄然保卿家業其
在迪也亮早知名才學強瞻為晉給事黃門侍郎直西
省高祖欲以為東陽郡告其兄迪迪還語亮通夜不寐
既旦入見高祖曰昨承賜教東陽以徇私計然亮本願
附鳳翼攀龍鱗以成宿昔至於饑寒未敢感感高祖悅

之用為從事中郎委任文議及貴幸兄廸每誠之而不
即從也

裴子野曰夫萬邦思治故言歸君長豈一夫行其辛螫彼
蒼有情爰惡治而好禮就其無情故用羣心所事以奪天
下為家非常安之道顛覆厥德何世無之道遭聖明可為
高陽之遇賢歸于伊尹蓋前王已然之規矩後世立事之
憲章伊尹之廢太甲廢之也霍光之廢昌邑去之也事同
主異是以殊途自斯以後抑有百慮晉景則除己之害桓

温即藉已之威提挈自我無辯逆順如徐傳之徒非覲
覲者也求其忠順非忘身者也身既未忘不能脱屣權
柄誠二君矣何以取信嚴君惡不足信權由震主危亡
之機疾于激箭高位厚味何以久乎昔景平既終奉身
夙退滅身之禍庶幾可逃夫賢人君子受六尺之孤任
尺寸之命推權變臨大節繫乎存存難乎存亡矣

追贈廬陵王侍中大將軍謚曰孝獻王丁卯徙驃
騎將軍義康為荊州刺史壬申內外戒嚴閏月乙

外遣中領軍到彥之北征檀道濟為前驅西伐帝問策於道濟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謀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恐非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不戰而可擒也江夏太守程道惠遣報謝晦晦以徐傅誅憂恐與南蠻校尉何承天計發兵決戰以南蠻司馬周超為行軍以司馬庾登為長史先舉徐傅哀次發子弟問處分軍旅二三日間得精兵三萬戊申大風折木會稽太守謝方

明卒曾為南郡至歲暮囚無輕重皆縱歸家與期三日如期無不至者丙寅以豫章太守鄭鮮之為尚書左僕射以范泰為侍中泰時脚疾賜輦以升殿庚申帝御舟丙戌以彭城王義康及王弘殷景仁居守癸亥謝晦發荊州軍容甚偉自江陵至于破冢旌旗相亞晦撫巡軍憑流歎曰恨不以為勤王之師造夏口到彥之次彭城丁卯竹林監蕭欽及謝晦中兵叅軍孔延秀戰欽敗績于彭城洲彥之退保隱磯謝晦至彭城上䟽罪王弘弄

威權而責帝忘義負德蕭欽敗而檀道濟次于薄磯謝
晦令其黨曰檀公已誅死及聞道濟來師人皆恐懼戊
辰檀到等軍併艦泝江俄而使風揚帆俱濟謝晦軍莫
能戰皆登岸走晦單舸歸江陵初到彥之退道濟軍至
沙橋為周超所破死者過半及晦還退棄衆歸降謝晦
與弟姪北走至延頭戍戍主晦故吏也乃檻晦送京師
丙午帝自蕪湖班師車駕西至丙戌太白晝見癸未斬
謝晦于建康市及弟暉兄子世基周超等晦有風姿鬚

鬢如畫兒瞻五歲能屬文十歲善言玄理風華黼藻獨步當時為給事黃門侍郎見晦勢傾朝廷乃堅籬隔其庭曰吾不忍見禍之至也先晦而卒夏五月下檀道濟于獄以沙橋之敗也乙未徙檀道濟為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右將軍豫州刺史己巳使使兼散騎常侍巡行天下將命方國周行封畿親與刺史二千石等觀長吏申述至誠廉詢治體觀察吏政切求民瘼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事

名為書其條件奏俾朕昭然有如親覽大夫君子其各
悉心敬事無墮乃力其有深謀遠圖讜言忠誠之士使
者以聞丙午聽訟于延賢堂自是每歲三訊八月左光
祿大夫阮韶之卒韶之嘗為司馬道子太傅主簿蓬首
散帶不綜其職自永初已後不復朝請閉門養志以終
其身是歲秋旱且蝗詔使捕之范泰上疏曰陛下昧旦
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布萬
里小小災變何以致之宗宰之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

民所不敢誣有蝗去處而縣官訊問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成無假斤斧因請宥謝晦婦女囚尚方者皆從之冬十二月丁卯前吳郡太守徐佩之羨之兄子以不自安將圖來年春正月謀反伏誅白雀見于京師太清里

四年春正月乙亥曲赦京師百里內辛巳郊二月乙卯幸丹徒車府令請易輦箬欲用紫皮緣輦席上以竹箬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三月丙子宴丹徒宮帝鄉父

老咸與焉蠲今年租布原五歲已下刑丁亥車駕至自
丹徒戊子尚書左僕射鄭鮮之卒鮮之自大司馬錄事
叅軍遷御史中丞為人亮直時號格侯壬寅採富陽令
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議曰夫歲時有
利害之狀而農桑有經常之告機杼有不輟之勤而用
度有奢儉之異是以愛民者節其費用務本者躬其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明其以夜繼晝匪勤則逸者飾章
奢侈有自來矣然不出奉生送死之誠今者民人夏至

有五色續命縷之服以為無用之費博矣謹率愚管謂
宜禁革從之河南秦綿性至孝母葬至墓留不忍歸鄉
人於墓所為築室三年吳達家疫父母兄嫂並亡達夫
妻行貨力負土成七墳十二棺皆儉而合禮云至是孔
邀等並表薦之帝各表其門閭戊辰甘露降于京師五
月癸酉散騎常侍袁瑜薦會稽郭世道詔改所居曰孝
行里蠲復三世世道事繼母至孝貧產子不舉謂妻曰
傷茲以終孝吾無恨也母亡負土成墳親近來助初皆

不許墓畢傭力報焉是月京師疾疫使使巡問給醫藥
死無家者賜以棺殮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丙辰青黑
虹見東西經天劉懷敬劉懷肅懷慎皆高祖姨兄也高
祖生夕穆后殂從母乃斷懷敬乳而養高祖因以寄奴
為小字也王弘之曾為桓謙衛將軍屬殷仲文往南州
傾都餞送謙邀弘弘曰凡登高送遠貴在有情下官與
殷風馬不接未敢扈從謙敬其方直也魯國孔淳之隱
于上虞謝方明為會稽固延不致謂曰苟不入吾郡何

為入吾山淳之笑曰潛游者未謝其水巢栖者非辯其
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八月詔曰乃者權臣肇亂吉陽
令張約之抗疏至誠事屈羣醜隕命遐荒叅迷前蹤贈以
一郡賜錢十萬布百疋散騎常侍殷道鸞薦梓桐張楚
母年一百四歲危疾楚祈禱懇惻燒二指誓神母蒙愈
十一月辛未甘露降初寧陵散騎常侍陸子真薦豫章
雷次宗尋陽陶潛南郡劉凝之並隱者也潛苦貧求仕
為彭澤令不屈督郵棄官而去及其亡也顏延之傷而

誅之其序曰夫璿玉至美不為池隍之寶椒桂信芳且
非園林之飾豈其深而致遠哉蓋云殊性而已矣若乃
巢由之雅行夷皓之峻節故以父老堯禹錙銖周漢綿
世遐遠光靈不屬菁華隱沒流芳歇絕不其惜乎雖今
之作者人自為量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
照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匪稱
師文取指達處言逾見其嘿在衆不失其直後為彭澤
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謚曰

靖節徵士又有劉凝之率已自任以老萊嚴遵為師友
妻富於財散之親故丘園而居非績不衣非耕不食吏
有租布一歲三輸荊州刺史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甚
悅負出市門付與餓人一旦俱盡其年饑也吳興沈道
虔好老易居縣北與人捃拾推已所有以釋爭者尋陽
翟法賜四代隱居皆有高德法賜親亡後不食五穀結
草為衣不衣布帛置永豐寺去縣七十里

原注素塔寺
記元嘉四年

謝方明造本名長樂寺為同郡廷陵有之改焉畢置南
林寺建康閩 三里元嘉四年司馬梁王妃捨宅為晉

陵公主造在中
興里陳亡廢

五年正月庚午朔大風司徒王弘遜位不許乙亥詔曰
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人之事鑒
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
思所以側身尅已審詳刑獄上答天譴下卹民責羣后
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甲申閱武于北
郊戊子京師大火使使賑賜夏四月河南上白麋五月
己巳太白經天以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邵為太

祖西中郎司馬王華為錄事叅軍二人共府不睦及華
在朝多為之懼邵謂所知曰子陵方以至公允天下必
不以私隙害正義邵是任也華先舉馬六月庚戌都下
大水乙卯遣使檢行賑贍秋七月己丑大風八月壬戌
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陽遂鄉侯范泰卒贈車騎將軍
謚曰宣侯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范伯倫素望非重不
可擬議台鼎竟不行既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
鐵今以此為報九月癸酉夜有黑氣如流星出奎婁沒

羽林壬戌散騎常侍荀伯子上言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以為疑昔武王尅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薊帝舜後於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宋杞陳並為列國薊焦蔑爾無聞斯則褒異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逮以春秋次序宋居杞陳之上臣請零陵王宜升陳留王宜降爵十二月天竺毗黎國遣使貢獻平原令河南成粲貽書於王弘曰僕聞軌物設教隨時制宜世代盈虛與時消息夫勢之所

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重任歸
二南斯前代之良謀今世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
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名實重盛莫之與儔天道福
謙宜存損挹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宜入秉
朝政翊贊皇猷竟陵衡陽春秋已長又宜出授列藩齊
光魯衛明公高枕道德變理陰陽則天地和平災害不
生矣初范泰將死亦謂王弘曰天下務廣權要難居卿
弟兄太盛而彭城王久居南楚安身之道其未足乎弘

累求退及是又上疏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同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驃騎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宜入摠朝務以允民望昔叔孫未進楚人所哂展季在下臧文貽譏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物將謂何乞解揚州錄事優詔答不聽是歲索虜拓跋燾滅西夏赫連氏盡有關中地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徵彭城王義康為侍中

司徒錄尚書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知朝政以江夏王義恭為撫軍將軍荊州刺史以侍中劉湛剛正用法為南蠻校尉撫軍長史行荊州事勅書誡義恭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奢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主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西楚殷廣宜勤接對府舍池堂無求改作訊罪決獄擇善從之不可專意自決凡左右所白不可泄漏或相讒謗勿輕信受每有此事宜善察之官爵賜予尤宜裁量供奉一身皆令有度竒服異

器慎不可興宜與寮吏相見為數不數則不親不親則
視聽不博於言事者又得自盡皆急務也爾其慎詣劉
湛既西意甚怏怏永初末諸王居憂多曠士禮湛為廬
陵王從事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厨人進車螯及酒湛怒
曰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趨出三月丁巳立皇
子劭為皇太子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五月壬辰朔
日有蝕之七月壬寅會稽晉陵吳郡大風折木庚寅裴
松之上書言曰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炤雖

盡性窮微深不可覩至於餘緒所寄則接乎塵跡臣前
被詔使將三國異同註陳壽三國志壽書銓簡可觀事多
審正誠遊覽之苑囿迺後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
所漏臣案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
入百齡注記分錯年月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
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詞有乖雜或出事
本異疑不能制抄內以備聞謹寫封上呈帝覽之曰裴
世期為不朽矣九月青州獻白兔十一月己丑朔日有

蝕之不盡如鑣星晝見隴西諸國使使貢獻

七年春正月乙未孟顓䟽康樂侯謝靈運謀反帝不之
罪遷為臨川內史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戊子遣右將
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秀靈等率師
北伐索虜尅復河北以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去
年冬殷景仁母憂去職至是起景仁為鎮軍將軍凡在
喪日起在外曰徵遷曰徙

裴子野曰三年之喪有生之鉅痛既貫天道實惟民極

中世汗隆或行或否末世企勉還尚典刑而國之重臣多從權制因習漸染遂以成俗棄衰麻而服冕弁匪金革而徇寇戎君子辱乎上小人通乎下名教倒置將安用之苟非有為已之可也

夏四月己丑有司奏西陵縣民董陽五世同居內無異爨百濟林邑國使使貢獻六月乙卯爵楊難當為武都王七月丁未侍中王曇首卒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謚文侯初曇首為西中郎長史高祖誡文帝曰王曇首

沉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曇首與兄弘俱有盛名家世久
為揚州彭城心欲其所嘗謂客曰神州詎可卧理而王
公久病居之弘恐辭疾終不許及曇首求為吳郡上曰
豈有欲建大厦而棄其梁棟若賢兄謝病此卿之席也
到彥之自淮入泗次東平瀕昌虜濟州刺史庫悉告燒
礪礪兖州刺史羅秩燒滑臺彥之留司徒從事中郎朱
循之守滑臺虜將大赤馭未及荊州刺史魯軌守虎牢
彥之遣揚武將軍王玄謨進逼虎牢大破虜軍斬大赤

歇未等洛州刺史達奚蟬燒城走彥之使建武將軍杜
冀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寇既收軍有喜色王仲
德獨憂曰索虜雖仁義不足兇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
力完聚若河冰冬冬合方為三軍之憂九月河冰可涉靈
昌衆軍還固冬十月乙卯并二豫復為一州鎮壽陽戊
午初置錢署鑄四銖錢戊寅虜逼金墉虎牢諸軍相繼
奔走到彥之焚舟棄甲而歸詔免彥之官壬辰以征虜
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四萬北趨成牟

甲午西北有赤氣中黑如旌旗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
甲午斬兗州刺史竺靈秀于彭城靈秀之歸也虜進湘
陸秀謂其衆曰湘陸民為抄吾先為收其穀軍徐後來
與麾下前走師皆沒是以誅之乙亥夜京師火延太社
北垣

八年春正月庚寅置朱崖郡以屬交州丁酉道濟軍次
壽陽與虜悉結庫頰戰高梁亭斬之二月滑臺糧盡城
內燠鼠為食辛酉城陷虜執朱脩之以歸自是河南復

亡且道濟高梁之捷也虜來萬數道濟三十餘戰輒尅敵滑臺既陷糧且盡退軍軍士有叛者以飢告虜師人恐懼道濟夜頓命軍中高唱量沙散布餘米明旦去之虜夜聞量籌曉見棄粟謂降者欺已斬之道濟遂領軍而返大為虜所懼服河畔老小常以檀公相怖二城既陷汝陰太守王玄謨上疏言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唯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亦由民憚遠役臣謂以西陽之魯陽襄陽

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趨滄澠征夫無遠役之思
吏民有屢休之歌若以東國之衆經營牢落道途既遠
獨尅實難是月大雩夏四月甲子檀道濟請罪不許辛
亥太白晝見獲白雀于左衛府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已
卯割江南為南徐州江北為南兖州以左將軍竟陵王
義宣為兖州刺史鎮山陽是日大雩閏月庚子詔曰頃
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開督課一時水旱便有罄
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期郡守賦止千里縣宰職主親

民宜乃勸勵農桑秋七月壬戌夜白虹見于東方十二
月庚辰雷癸亥罷湘州復并荊州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以先朝功臣王鎮惡劉穆之等皆
銘功天府配祭廟庭辛亥華容公王弘薨贈太保給節
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謚文昭公六月甲戌以樂陵
清河平原廣川四郡為州以司徒彭城王義康為揚州
刺史解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兗州刺史臨川王
義恭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壬子江州獻白麋戊辰御

史中丞荀伯子奏曰臣聞烏以反哺託體羔羊生而跪
乳禮為嘉贄雖在微禽猶識學道矧與人倫而忘愁疾
齊侯復九世之怨丁蘭報木母之耻取褒于春秋見列
於國傳況乃分天之痛枕戈之感者哉案給事黃門侍
郎郝敬叔父兄為晉故荊州刺史殷仲堪所害仲堪息
緬之永初三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敬叔元嘉元年除中
書侍郎密跡隣省經涉三載每到公庭必相瞻覲散騎
在前中書在後相去之間不盈咫尺縉紳視而含哂義

士聞而增嘆夫復讐禮之所許法之不禁若畏王憲佹
俛苟且者宜退藏于家與之遐阻豈可接跡躡影覩然
無忤以叨榮祿笑傲卒歲且中書散騎職為同寮若使
緬之不幸敬叔當素服弔祭於殷氏之庭予自古悖禮
無若斯之甚者也不有嚴革風教將頽案敬叔率其庸
鄙乏闕典墳行與道違心與義塞息天屬之性遺顧復
之恩傷仁敗俗情禮都盡雖事經曠蕩非肆眚所及請
免敬叔所居官禁錮終身情義之敗付之鄉論有詔理

馬詔有司盱眙王彭所居曰通靈里蠲復二世彭幼喪
母後父亡將營葬值天旱遠汲以泥磚泣號勤悴一旦
大霧霧歇於磚窻前有水如池得以周用窻訖歸助者
或亡其斧返求之至向水所則積旱揚塵塵有雉浴鄉
人異焉

裴子野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民之至德曰孝所以報
本返始盡性窮神行莫重焉教莫先焉夫茹藿羹藜父
子和悅易衣并食兄弟怡怡所以利不寘於有餘則慈

愛隆于不足承顏稟色庸淺易教若乃貴高九五富有
萬國前聆鄭衛傍侍綺羅其始也以宴褻成踈其漸也
以勢利嫌隙由是乎恩乏天然思輕膝下今之人互為
魚肉聖人知其若是惡其流蔓故禮以節之樂以和之
朝夕安否嘗藥侍膳父子之禮也陳詩齒族糾合宴私
兄弟之樂也夫然後禮樂交暢無相奪倫孝悌興于國
門德教加于百姓上和三光旁穆四海先王化成天下
而禍亂不作用此道也昔漢高有宇內五日一朝櫟陽

之禮也魏文有天下同氣建封若狴牢四體若仇讐當
塗之制也迄于宋有不可言者馬鳴呼流弊可陳于前
鑒戒無悛于後

夏四月乙亥宥到彥之為護軍將軍己丑太白晝見乙
未雨雹傷牛馬鳥獸八月癸未封江夏王義恭子朗為
南豐王奉榮陽王祀第五皇子紹為廬陵王奉孝獻王
祀是春司馬飛龍自仇池入寇綿竹破平陸州擊之時
益州刺史劉道濟以五城人白氏奴為叅軍督護長史

費謙固執不可。氏奴怒去，詐其黨曰：司馬殿下在湯泉山中，五日奉之，則大勲可建。蜀人趙廣聚眾數千，與會。因費謙等貪害百姓，百姓咸思亂，遂入湯泉山脅沙門程道養，使為司馬。飛龍推行，益州牧事車騎大將軍，僭號蜀王。稱太始元年，圍益州刺史劉道濟於成都。白氏奴號征虜將軍，趙廣號鎮軍將軍，眾至十萬，四面圍城。使告道濟曰：使君若速送費謙，張熙出，即解圍。臨川內史謝靈運于廣州棄市，靈運之居也。雅不治職，前臨川

內史司馬協少子來投義故靈運舍諸正寢為居始如
酣笑久而不止非隱其事諷主者以黷貨劾焉江州部
從事收靈運乃徙廣州勅於南海行刑靈運名公孫少
而文章秀逸聲譽流聞冠耀天下然輕肆躁擾不可大
任世以為文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之是
月劉道濟大破蜀賊因而病十二月蜀賊又圍益州破
外軍道濟既久病城內以為死也人情不安振威將軍
梁俊說道濟曰將軍久病氣力微怯外有異論今軍人

外敗強寇內逼一旦不虞憂禍立至宜稱小損聽侍者
出外不然敗矣道濟然之呼給使四十人謂曰吾不幸
久卧爾等扶持有勞今微差矣可以休息湏召復歸給
事者皆出衆問曰使君已死幾日咸曰無之傳以相告
城內乃定是歲朱脩之歸自黃龍初脩之見獲遇毛脩
之於桑乾毛脩之三年不敢問其家室語及國事問當
軸者誰曰殷景仁毛歎曰吾昔在朝殷時尚少今日歸
罪則巾幘詣門乎遂問其子朱具答脩之悲甚直視不能

復言朱脩之懼禍奔馮弘弘以為天子邊人泛海柁折
舟人大懼海師因垂長索舫乃正視上有飛鳥知去岸
不遠俄而達東萊郡帝拜為給事黃門侍郎毛脩之
竟死於魏

十年春正月侍中左衛率謝弘微卒弘微為從父
混所知混嘗論諸子靈運博而無檢宣明納善不
周雖復功濟三才終必以此為疾至如微子吾無
間然後咸如所言己未大赦天下孤老久病不能

自存者賜穀五斛是月益州刺史劉道濟卒梁俊
祕之不發喪理之於齋使書以會之遣前後軍大
破賊賊乃散走益州平六月闍婆州訶羅單國遣
使貢方物乙亥丹陽尹王淮之卒淮之自曾祖彪
之已來稱為多識朝廷舊事問無不對彭城王每
稱之曰如得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足淮之有遺
抄一篋謂之青箱學秋八月置太原郡以屬青州冬
十月氐賊寇漢中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州奔江陵下獄

死

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園且為江夏衡陽二王
來朝帝有詔會者賦詩命太子中庶子顏延之為序其
大略曰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神武定鼎規同造
物皇上以睿文承厯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
兆在焉正體流德於少陽王宰宣哲于元輔左關巖磴
右瞰湖源情深景遽歡洽日斜夏四月秦梁二州刺史
橫野將軍蕭思話破氐賊於漢中漢中平思話遷郡于

南鄭五月青州獻白雀六月省魏郡冬十二月扶南訶
羅單國遣使貢獻置竹園寺西北去縣一里在今建康

東村蔣陵里檀橋

案寺記宋元嘉十一年縣城東一里宋臨川公主造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郊祭酉封黃龍馮
弘為燕王夏四月乙巳以殷景仁為中書令護軍以家
為府丙辰詔曰宗周以寧實由多士漢室之盛亦在得
人朕寤寐求賢為日久矣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
載慙德深矣是夜京師地震六月禁酒秋八月壬申置

南晉壽新巴西郡屬益州冬十月壬子太白晝見江州
刺史檀道濟來朝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不朝會帝疾故也三月己未散
騎常侍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濟下獄死道濟威
名甚重見忌於彭城王時帝久疾欲先為之所言於帝
諷入朝留之累月會帝有間將遣歸鎮是日帝疾動召
入省止焉道濟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之間引飲一
斛王遂矯詔賜死道濟投憤而語曰何故毀汝萬里長

城收其妻子皆從坐義興獻白兔夏六月高麗國遣使
貢獻武昌得古鼎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殂追
崇為晉皇后九月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第三子駿
為武陵王辛未附葬晉思恭皇后于冲平陵備物一如
晉典有司求晉遺臣以襄葬職時前永嘉太守顏延之
廢處於家札取延之兼侍中延之投札于地曰顏延之
未能事生焉能事鬼遂不行

十四年正月辛卯郊大赦天下文武各賜位一等戊戌

鳳凰二見於京師有鳥隨之改其地為鳳凰里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賀雪之禮河南西河訶羅單國使使貢獻十五年春二月京師木連理夏四月黃龍國使使貢獻五月征北大將軍王仲德卒仲德曾在北為慕容垂所逐潦水暴至不知所如有白狼來對仲德號訖厲水渡仲德隨之獲免又曾夜行澤中大道每有炬火照路後每圖白狼祀之秋七月南充州獻白兔新作東宮賜將作大匠布帛有差八月詔徵南郡宗炳為太子中庶子

裴子野曰夫動與靜天地之法也剛與柔陰陽之道也
得之以生曰人稟之為靈曰性備之者謂聖偏之者謂
賢慤舒動靜有所麗此性分之畧也戴顓奏遍舞于山
楹沈處移大賚於子姪羊秋足不踐閭闔而終身佩青
綬白圭之操斯為玷矣雷次宗頗遠近賢又似避諱肖
夫隱者其劉凝之乎若乃黨世位以邀名事流俗以買
譽交于貨賄冒于酒食州亭縣簿無不必走榮徵重辟
擇而後起是謂路數洿惡史人所耻論也

冬十一月壬子流星出太白入紫微有聲如雷是月立
儒學于北郊延雷次宗修之辭入宮掖乃自華林東閣
入講于延賢堂明年尚書尹何尚之立立學著作郎何
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集門徒多就業
者時上好儒雅朝臣嘉儉素之風鄉閭耻輕薄之行江
左風俗于斯為美帝躬親檢行寬恕被物庶政弘而不
弭禁網理而不峻邦甸穆然言理政者以元嘉為稱首
焉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于北郊癸巳復置湘州二月
巳丑割長沙江寧江夏四縣為巴陵郡五月丁卯太白
經天六月巳酉改封吐谷渾慕容延為河南王八月戊
午太白晝見閏月戊寅復分豫州置南豫州冬十二月
乙亥皇太子劭冠大赦天下劭之初生也帝往視之帽
無故墜地名劭訓字以為呂刀帝甚惡之改刀為力馬
武都河內林邑並遣使貢獻置上定林寺西南去縣十

八里

原案寺記元嘉十六年禪師竺法秀造在下
定林之後法秀初止祇洹寺移居于此也

十七年春二月己巳夜有黑氣經天夏四月戊午朔日
有蝕之六月己酉太白晝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
于顯陽殿八月徐兗青冀大水使使巡行賑賜辛亥葬
袁皇后于長寧詔史臣顏延之作策文文成奏帝帝傷
之自下筆加其二句追存悼亡感今懷昔以致深意焉
冬十一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親眷並死殷
景仁之毀也湛不好浮華慕崔琰之為人有經國才志
善論理道言之喋喋使聽者忘疲初上為江夏王荊州

西歸日夕引見及與殷景仁嫌隙上私謂左右曰劉湛初歸吾與言常候日早晏慮其將出比日對之亦察日早晚慮其不出時帝疾篤彭城王義康內侍醫藥有憂色帝危殆勅義康以周公之事且令具顧命詔草義康出流涕以語湛湛曰行天下事豈幼主所堪義康不答湛私與孔允秀等尋晉成帝崩康帝即位儀注帝既瘳微知其事未之發也及湛丁艱伏甲室中以待上臨弔謀又泄帝召殷景仁彭城王入內省數以湛過是以

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二等出義康為江州刺史實幽于
豫章太守義康之敗也東府井水無故湧溢野雉江鷗
集飛內寢義康將南嘆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
吾進今述存而湛死吾敗宜哉甲戌以殷景仁為揚州
刺史尚書僕射領太子詹事十一月乙酉朔甘露降于
樂遊苑己丑殷景仁卒詔曰尚書左僕射殷景仁秉德
弘正思理明遠胡亮朝端風猷允集經緯屯夷嘉猷克
舉綢繆樞祕獻替惟休方佇良圖以隆國道徽庸不遂

痛悼兼深考終之禮宜存優泰可贈常侍司空謚文成
公景仁入西州疾篤就寢則見劉湛為厲如是數旬上
為之累息勅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十八年春正月甲辰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
軍事前龍驤將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書引漢袁盎諫
孝文遷淮南王事臣聞哲王不逆切諫以博聞為道人
臣不忘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
折所以孝惠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

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書奏帝怒下獄死

裴子野曰彼人臣者祿及其親榮庇其後身以之泰道以之行是故君親臨之有恩有敬綢繆繾綣義莫重焉敬之欲其尊愛之欲其報忠諫之道自此而興名實既頽君臣交喪猜離懸隔非近股肱上則疾勝已好文過而倨隅下則階梯緬邈懷憤懣而莫通憤懣在心辭多偏矯矜倨在己易以誅殘故逆彼驪龍自貽齏粉雖趣膚寸動及雷霆若扶令育者無位於國挺然萬里猶明

主所甚諱是欲行義古之遺直者歟比夫全軀懷祿之人有殊間矣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已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諒直豈骨鯁之氣乃愧前古抑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于權臣扶育斃于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三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刪定郎官夏四月汝陰獻白雉五月南徐獻白鷺吳郡獻白雀彭城獻白兔甲申甘露降臨川王園河水溢泛害居民使巡行賑賜七月

壬辰夜天有光通照冬十月剡縣獻白鳩氐賊楊難當
僭稱秦王立后及太子置百官災異多降復自貶為武
都王傾國南寇欲王于蜀遣別將傅冲寇漢川刺史劉
道真拒破之十一月氐賊寇萌晉壽昌太守申悝進及
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氐不能拔乃退中書
舍人徐爰有寵於帝帝嘗命王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
荀玉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帝改容謝
焉十二月河南肅慎高麗林邑蘇摩黎並遣使貢獻

十九年春正月乙未中散大夫羊欣卒欣以晉隆安中
司馬元顯使欣書扇欣不奉命元顯取為後軍舍人伍
衆為耻欣淡然自若二月宣城野蠶成蠶三月乙未太
白晝見壬寅帝親臨儒學徵士雷次宗以巾幅講學近
侍王公卿士畢至迄夕罷賜諸生帛有差詔曰將陶鈞
庶品混一殊風四月甲戌大赦天下以何尚之領國子
祭酒中散大夫裴松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領國子博
士于時朝廷碩學推裴荀何傅傅隆長于為政承天病

於疎曠伯子通脫率易不以鎮重自居裴西鄉清簡恬
素最以不競為法位不踰於三子名則差焉顏延之亦
號博聞而剛愎潛忌時人惡之名顏虎五月罷揚州府
佐吏京師大水使使賑賜劉真道征仇池自正月至此
月始尅之楊難當奔于索虜偽丞相萬壽率左右歸降
難當既走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秦州刺史將就鎮焉
秋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
為彗入于文昌貫五車掃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

冬十月蠕蠕國遣使貢獻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劉道產卒道產在州惠化大行有蠻不順化者悉出居樊河村落相望百姓歌之號曰襄陽樂及喪東還漢濱羣蠻縵經號哭送之千餘里十一月丙申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滅絕將涉千祀懷仁感事意有慨然奉聖之肩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造給祠直令四時享祭并下魯郡修學舍闢墓側五戶剪除掃灑婆黃國使使貢獻

二十年春正月辛亥郊開萬春千秋等門二月甲戌閱
武于北郊是月胡崇之未至仇池八十里遇後魏將拓
拔齊戰敗于濁水執崇之餘兵奔西鄭夏四月甲午封
第六皇子誕為廣陵王六月吳郡獻白龜秣陵縣言白
雀見初劉真道征仇池也郡帥掠居民盜善馬為有司
所劾至是下獄死秋八月壬子加右衛將軍沈演之為
侍中上曰侍中領衛皆為宰相鴻漸江左罕受此職故
以此處卿演之辭謝就職其居顯要能謙約自保上嘗

賜以女樂讓不敢當冬十一月辛丑太白晝見十二月
壬午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故一夫不耕飢者
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頃有貧罄之家誠由德政不
舉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其有遊食之徒
咸令附業朕當親率百辟致禮向侯庶幾素誠獎彼斯
民百濟倭國使使貢獻自去秋迄乎是秋水旱傷稼民
多飢詔郡國開倉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復禁酒恤飢也辛酉躬耕帝藉下詔

大赦天下一切逋負自十九年已前並放免二月庚辰
以沈演之為中領軍辛卯封第七皇子宏為建平王三
月甲戌太白經天夏四月晉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恤
飢民六月京師霖雨使使賑賜七月甘露降樂遊苑原

輿地志縣東北八里晉時為藥園盧循之築藥園壘即
此處也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
地為北苑遂更興造樓觀于覆舟山乃築堤壅水疏曰
後湖其山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山
北有水井孝武藏冰之所至大明中又盛造正陽殿梁
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于山上立
甘露亭陳八月庚辰徐湛之母會稽長公主薨主臧后
亡並廢

所生起自布衣故見尊重彭城王既徙上嘗宴于主第
酒酣主下席叩頭流涕帝自起扶之問其故荅曰車子
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帝揮淚指蔣山曰若其有此則
負初寧陵是以畢主身義康無恙九月甲申後魏拓拔
帝滅沮渠盡有河西地冬十月丙子起徐湛之本職丹
陽尹於郡設喪位乙亥令之國丙子雷且電十一月湘
州獻赤鸚鵡何承天上元嘉歷云君當順天以求合非
為合以驗天也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漢太初歷冬

至日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
度臣以月蝕驗之則景初冬至應在斗十七度又後漢
至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則二至之間而有短
長誠由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又奏改
刻漏二十五箭帝並從之

裴子野曰夫歷以端時時以頒政政成而民不僭晷叶
而時不違先王歷象日月欽若昊天敬授民時謂是物
也後世穿鑿拘於禁忌推步盈虛其細已甚削遠以附

近毀雅以敦俗多鄙俚之說亂探索之旨由是縉紳先生不以陰陽為學及何承天能正累代遺術博物君子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初班元嘉歷壬辰撫軍將軍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南平王鐸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以二豫為一州二月甲戌封第八皇子禕為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為義陽王三月乙未皇太子劭釋奠于國學賜王公而下帛有差六月武昌獲古鼎豫章獲鐘秋

七月遷南州羣蠻四萬一千口于丹徒劉道產卒而襄陽蠻入武陵鎮主淳于坦遣中兵參軍擊破之故徙也八月甲午太白晝見是月開酒禁有年也九月乙酉建宇於武帳岡上將行勅諸子且勿食至會所有饌日盱食不至皆有飢色上誡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也

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是謂宜其為君夫為君役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物之數也其欲隱約莫若窮賤

縱其驕蹇莫甚尊榮自河祖亳殷宗所以克隆索綯播
稼岐周所以聿興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
躬臨是以居世之懿德字民之要道不可忽焉太祖若
能率此訓也俾之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民成德立功
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于九服矣初高祖
思固本支崇樹強幹後世遵守迭據方岳及乎太祖之
初昇明之季絕恩于衾衽者數十人國之存亡既不是
繫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冬藉田獲嘉禾十月己未太子詹事范曄負外散騎常侍孔熙先等奉大將軍謀反伏誅丁酉免侍中彭城王為庶人絕屬籍幽于安城郡孔熙先者廣州刺史默之子有才畧頗涉學不為當世所知憤憤不得志且善占星言江州分野出天子文帝當見殘于骨肉因與謝綜等密謀奉大將軍反熙先謂范曄曰潛圖構於表裏疾雷奮于肘腋昔毛玠竭節不容於魏武張溫畢議見逐於孫權彼二人者國之信臣朝之俊乂豈瑕疢暴露言

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且崇樹聖明至德也大業洪名美號也三王五霸所以覆軍敗將而爭之者也一朝含垢不亦可乎暉為彭城王吏及王太妃殂暉為吏部郎與司徒屬王深及弟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王大怒左遷宣城太守後因孔熙先議謀立大將軍義康而密要徐湛之湛之初與同及武帳之會也逆謀竊發許耀侍上持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座散徐湛之以其謀聞于上帝使探索其事始末悉得檄文於是收范

晁等親黨皆棄市晁善草隸書稱妙著後漢書九十卷
起建武迄于延康為一代良史然薄德淺行家禮不足
見收之日妓妾不勝珠翠老母唯有二厨盛樵薪熙先
先在獄上使使謂曰朕知卿才智如此早相器任庶不
及今日熙先乃上書言其首謀之事多言天文事誠上
嚴慎骨肉又請其祖察父默集及默所撰殺梁傳乞還
家上許之初謝綜交熙先也弟約不預每誠兄曰此人
輕事好奇不近於道觀其嬉戲不料敵之強弱每服藥

石便謂羽化可期果銳無檢未可與狎初暉方進何尚
之察其意趣言於帝請出暉為廣州刺史帝曰始誅劉
湛復出暉人謂卿等不能容才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
大也

裴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據蓋俗之量則閔
常均之下其能導之以禮將之以識作而不失于義行
而不犯于禮殆難為乎若劉仁弘之剛毅才堪上相范
蔚宗之致思名出凡庸然皆切志而貪權務才而徇逆

天符所覺以欲干時及罪暴刑加子父相哭累葉風素
殞於一朝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有司奏徐湛之昵比匪人闕預逆黨事起積歲方始歸
聞請免官削爵收付廷尉帝不許湛之懼詣闕上疏自
理優詔答之是冬浚淮起湖熟田千餘頃置延壽寺西

北去縣八十里

原案寺記元嘉二年義陽王昶母謝太妃造隋末廢上元二年重置又名延熙

寺

二十三年正月庚申以孟顛為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

二月交州獻白鹿丁卯後魏寇兗豫青冀四州刺史申恬拒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安西將軍蕭景憲副將宗慤等帥師攻林邑國破之林邑王范陽邁悉國之崑崙兵皆乘象以鬪士卒不能當宗慤曰吾聞獅子伏百獸試為之可以逞乃削木為首編毛為身力士數人蒙之以振尅日又戰師乃望陣而馳其象奔迸賊軍乃潰走因滅其國納口二萬餘金五萬斤其無名之寶不可勝筭慤

奉以歸于其至也唯行時中櫛衣服上聞而嘉焉擢為
太尉中兵參軍慤叔父炳荆楚高人子弟皆以琴書相
尚慤獨感激好功名慤嘗遇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炳歎曰汝若不富貴必敗吾宗為江夏國上將軍十五
年不改職至是始大知名乙亥以北地段英為都督關
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後魏破之死其將河東
薛安都棄衆走歸國九月乙卯上臨試諸生于國學賜
學官帛有差吳郡獲野稻嘉禾秀于華林園殿甘露降

于長寧陵是歲堰玄武湖于樂遊苑北興景陽山于華

林園役及居民民有怨者是歲置華林園東五里

原案地興

志吳時舊宮苑也晉孝武更築立宮室宋元嘉二十二年重脩廣之又築景陽武壯諸山鑿池名天淵造景陽樓以通天觀至孝武大明中紫雲出景陽樓因改為景雲樓又造琴堂東有雙樹連理又改為連玉堂又造靈曜前後殿又芳香堂日觀臺元嘉中築蔬圃又築景陽東嶺又造光華殿設射棚又立鳳光殿醴泉堂芍萼池又造一柱臺層城觀興光殿梁武又造重閣上名重雲殿下名興光殿及朝日夕月之樓登之而階道達樓九轉自吳晉宋齊梁陳六代互有構造盡古今之妙陳永初中更造聽訟殿天嘉三年又作臨政殿其山川制置多是宋將作大匠張永所作其宮殿數多舊來不用乃取華林園以為號陳亡悉廢矣

二十四年春正月壬寅以徐湛之為中書令領太子詹事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蠲建康秣陵今年田租之半華林園職掌疇量賜之二月京師木連理三月甘露降景陽山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京師疾疫使使巡行給醫藥初行大錢一當細錢二是時民或盜鑄始剪古錢議其禁沈演之議龜貝行于上古泉刀興于周世所以豐財通利實國富民若以大當兩則國用難朽之貨家贏一倍之

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既而錢形不一民不之便是時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初令民用錢而遂行之而江湖之
南多以布米為貨錢之所行未皆普也八月御史中丞
何承天將遷廷尉且欲為吏部郎便自舉代既受旨出
為人言之以編勅得罪卒于家十月壬辰盜殺豫章太
守桓隆之時胡藩有十七子不遵法度第十四者曰遵
世同范曄逆謀帝以藩功臣匿其事勅江州以他罪殺
之十六者延世以羣從秘兵二百餘人攻郡殺桓隆之

將奉故彭城王以作亂值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便道討平之乃奪藩封邑徙其子于交州十一月甲寅封第十皇子渾為汝陰王是歲徐兗青冀大水

二十五年春正月使使巡行四方貸糧種二月庚寅詔曰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尚治兵教戰有國之恒典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場始成便可尅日大習衆軍校獵講武事閏月己酉大蒐辛亥雨雹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上始臨朝任

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等號曰五臣亞以范
曄沈演之庾炳之庾炳之後則徐湛之又何尚之王僧
綽以終元嘉之世炳之無文學性强急輕淺既居選部
好詆訾賓客且通貨賄士咸怨之是時請急還家尚書
令史諮事一人善彈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以違制奏
馬上以其事問何尚之尚之因言炳罪上欲去其丹陽
尹再問尚之尚之對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乏汲
黯犯顏之直至于侍坐仰酬多不能盡庾炳之事跡異

口同音咸無善聲古今未有受貨數萬而得高官厚祿
如炳之者唯明主審之古人有言無賞無罰堯舜不能
為治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
否之間臣不敢苟陳管窺今之枉直明白炳然睿主哲
王反更不悟帝乃可有司逐炳之歸田里以壽終幸也
三月庚辰校獵宣武塲夏四月新作閭闔廣莫等門改
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丁卯太白經天丁丑青
龍見于玄武湖南五月乙卯罷當兩大錢戊戌黑龍見

玄武湖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時始興王濬潘
淑妃之子以母寵故出入後宮不禁遂通于第四妹海
鹽公主出適丹陽尹趙伯符子倩倩入宮而怒肆罵搏
擊引絕帳帶聞于上上有詔離婚罪主所生蔣美人伯
符慙發病死贈西平將軍常侍如故侍中特進太子少
傅王敬宏卒于吳興舍亭山贈開府儀同三司敬宏辭
職東歸深見禮重清簡方正子弟歲中不過一再相見
子恢之嘗為秘書郎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

稚年先許孔淳之息乃使恢之求奉朝請曰秘書有限
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上皆
許之方其在位帝嘗問得失敬宏對曰天下有道庶人
不議

裴子野曰有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王公之談為不類
矣居官不事以敵為名正始元康之風中原所敗也縱
而勿檢致治難哉

八月甲子封第十一皇子彧為淮陽王華林園嘉禾秀

九月辛未以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領汝渭之地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巳亥幸丹徒宮大赦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所行經縣並蠲免田租之半癸亥使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墓壬午婆皇國婆達國並遣使貢獻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為南郡王癸卯彗星見于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史興王濬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貢獻二月魏軍攻

懸欵以軍興減百官俸祿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縣丞尉並同減矣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建寧將軍王玄謨拒魏軍以大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沿江六七百里艦舳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石城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向使檀道濟在此虜敢犯

我境耶然侵北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豈得無
慙貽士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
人萬餘家北徐豫青冀二兗州殺戮不可勝計所過州
縣無遺矣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為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帝幸瓜步是日戒嚴三月
乙酉車駕還宮丙申拜初寧陵大旱四月癸酉婆達國
遣使貢獻已卯彗星見于昴是月都下疾疫使使給藥

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
皇國河南國並遣使貢獻壬午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座
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綏濟為安東大將軍八
月癸酉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秋猛獸入郭為災冬十
月高麗國遣使貢獻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
六州徙彭城流人淮西流人于姑熟合千餘家是歲魏
正平元年也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連水滂可量加

救贍二月乙未雷且雪庚午封皇子休仁為建安王三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災夏四月戊午訶羅國遣使貢獻秋七月壬辰封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九月丁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為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申黃霧四塞辛未以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事如故是歲魏侍中常侍宗愛構逆

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為帝改元承平尋又廢余
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為魏文成皇
帝改元興元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會羣臣于太極殿有青黑氣從
東南來覆映宮上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
為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始興王濬
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使江州刺史武陵王駿
統衆軍伐西陽之蠻二月甲子凶劬構逆弒帝崩于

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謚曰景皇帝廟號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陵在今縣東北二十里周迴三十五步高一丈

八尺孝武帝踐阼追謚為文皇帝廟號太祖

原案帝聰明仁厚雅

董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唯簡靜為心于時政事訟理朝野悅服自江左以來未有也又性不好節儉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箠故改易之又輦席舊破以紫皮緣之上皆不許其勤儉率此類也

建康實錄卷十二